

索尔仁尼琴小说中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王松涛¹ 高红梅²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省长春市，130032；

摘要：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将劳改营、病房等环境构筑成苏联社会的微观缩影，以小见大地揭露了权力如何通过封闭空间将个体异化为孤立存在。身处封闭空间的个体，虽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却坚持抗争、相互扶持，构建起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这种共同体超越了政权限制，通过不同身份间民众的团结，彰显出对抗极权统治的抗争精神。它既包含着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民族深重苦难的关怀，更是对俄罗斯的未来需要人民共同坚守的呼吁。

关键词：异化；共同体；认同感

DOI：10.64216/3080-1516.25.10.057

索尔仁尼琴的共同体理念（community）以俄罗斯人民为核心，是人民形成的一种多维联结。人民作为历史基础，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并使用同一语言，拥有相同命运，而他们的共同经历将形成共有的心理联结与文化联结。^①同时，这种共同体只有“基于共有精神的民族团结”，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撑。^②然而苏联的高压政策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这与索氏的共同体思想截然对立，促使其借助文学创作批判问题，传达自我理念。基于该背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个体如何被权力分化与规训？被规训的个体又如何建立起相互帮扶的共同体纽带？这种共同体又诠释出何种精神？本文试图通过对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红轮》及《癌症楼》的剖析，来探讨这些问题。

1 僵化体制对人的病态异化

苏联时期，不合理的政策导致社会高度集权、经济失衡、官僚体系僵化。长此以往，国家失去自我调控能力，人民的自主能动性在僵化体制下被极大束缚。^③索尔仁尼琴曾指出，文学是记忆与民族认同的载体，文学创作可以构建俄罗斯人民的认同感。^④其小说中的劳改营、病房等环境构成苏联社会的微观缩影，借助这些微观空间揭露了个体如何遭受僵化体制规训进而脱离社会联结沦为孤立化存在的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通过身体驯化、智力工具化和精神主体的瓦解三个方面共同展现了人的异化。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强调了在封闭空间的权力压迫下，个体经受的肉体规训。福柯曾提出过一种全景敞视主义理论（panopticism）：“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

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⑤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劳改营正是这种空间的具象，劳改营超越物理上的禁锢，体现出以权力为核心，自下而上的规训。营地被高墙划分为不同的“网格”：居住区、审讯区等，囚犯被“分拣”为可管理的单位。严格规定个体的权力等级。这种设计对应了福柯所说的“连续性运作”，即权力通过空间分割与身份固定实现了类似机器的自动化运作，在持续作用下，有时甚至无需权力管控，囚犯就能完成自我规训。《古拉格群岛》中的监狱同样如此，囚犯们被严格监控、切断联系，审判室的墙上写着：“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能改变什么。”^⑥在僵化体制的规训下，是非对错早已不重要，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被驯化，机械地执行着设定好的运作程序。

其次，《第一圈》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认知分化，揭示封闭空间如何将智力异化为权力运作的工具。在权力运作下，社会形成一种“规训网络”，个体无论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领域，都处于权力的分化下，逐步丧失自我意识。^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都因无中生有的反革命罪被关押，被异化为工具使用。当时的苏联高层为加强了对社会管控，便让监狱中的科学家发明一种声音分辨机，于是监狱中的各派领导者强行将有能力的犯人据为己有，企图自己先人一步完成发明，获得好处，知识分子便在他们的谎言和威逼利诱下逐渐被分化。所有人都陷入单一性幻想中，“即它不把人视为有许多关系的个

体，也不把人看成分别属于许多不同团体，相反，他或她仅仅是某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给了他或她唯一重要的身份。对这种对单一性分类的总括作用的信念，不仅作为描述和预测的视角而言是粗糙的，而且其形式和含义中都渗透着明显的对抗性。”^⑨知识分子不信任其他研究室的同伴，把自己孤立在单一身份团体中。个体沦为封闭空间规训下的智力工具。

而《癌症楼》和《红轮》则体现了在僵化管理和信息封闭下个体精神主体的丧失与瓦解。《癌症楼》中的癌症医院与《红轮》中的农庄在管理上不同于上述作品中的劳改营或监狱，病人和农民有权离开，但通过权力与信息的不对等，二者都构成了一种隐形封闭空间。在《癌症楼》中病人受到求生欲的影响，往往主动屈从于医疗权威的规训，但当时的医疗管理十分糟糕，出现过许多恶性事件，可病人不能分辨治疗手段是否有效，就只能被动执行。《红轮》中的农民信息闭塞，受到上层的规训，就算一生在农庄内劳动到死，也不被可怜，受尽欺辱。这种规训的本质是在病人和农民间产生一个“假定相信的主体”，该主体“是象征秩序的构成性特征。处于象征界的人们，为了维持某一种形态的正常运行，必须找到一个个体，把他指认为某种宗教的真正信徒，让他成为某种信仰的终极担保人。我们把信念托付给这个“假定相信的主体”，我们通过他而信仰。”^⑩即让他们创作出一个可能存在的“自己”，这个“自己”如果不全盘接受医疗权威就会死，不依附地主就无法生存，于是在封闭的信息不对称空间内，个体被异化为精神主体瓦解的完全被动执行者。

2 压迫中相互帮扶的共同体纽带

在僵化体制管理下的封闭空间中，个体的生存压力到达极限，便会出现不同形式的联结与抵抗：囚犯间分享口粮或集体绝食，知识分子为守护底线自我的牺牲，医护与病患、大臣与农民间逾越制度的相互帮助。这些行为既是对压迫的抗争，也是对道德的坚守，从而在相互被孤立的困境中，编织出一种相互帮扶的纽带。《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舒霍夫的劳改营物资匮乏，在西伯利亚的寒冬中缺少食物无异于死亡，但囚犯们依旧会尽可能地分享食物帮助同伴。新犯人初到劳改营得罪了不少人后变得畏缩，但舒霍夫不计前嫌，用一碗粥给予他人应有的尊严，小说中写道：“……这位环绕整个欧洲并且在北极航线上航行过的中校，张开干裂

的双唇，露出一丝歉疚的微笑。他俯身去吃这钵没有盛满的燕麦粥，一钵没有一点儿油水，只是燕麦和水煮出来的粥，他感到幸福。”^⑪在《古拉格群岛》中，集体绝食同样是一种团结，“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⑫正是这些互助行为，使深陷异化的人们得以维系“我们”的生存意义。

“道德是人类生命伦理关系的相与之道与精神操守，确立行为原则，维系生活秩序，追求止于至善”^⑬，在《第一圈》中许多知识分子都展现出对知识自由的坚守，他们有原则、有追求，以道德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护封闭空间中岌岌可危的人性底线。语言学家涅尔仁拒绝成为工具，他宁愿被流放。而音波工程师波贝宁在面对质问时也毫无惧色地说道：“如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没有平静的头脑，没有足够的东西吃，没有自由，那么对他们发布命令又有什么用处？况且，还有那么多的猜疑！”^⑭无论是涅尔仁的自我牺牲还是波贝宁的不畏强权都是知识分子群体蒙冤受难后依旧坚守原则的深刻例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意见分歧，但群体中的一些人总能在危急时刻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共同维护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

《癌症楼》与《红轮》对于共同体的塑造则超越了群体单一性，作品中，身份对立群体间的互动过程，展现了“权威 - 服从”关系如何演变为兼具帮扶与理解的共同体关系。《癌症楼》中医生柳德米拉将杀灭癌细胞作为第一要务，完全不在乎病人的感受与知情权，但当病人多年后出现无法治愈的射线病变后，却对自己疾病的由来毫不知情，柳德米拉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反思职业权威，逐渐与病人站在一起。病人与医生间会也通过默契配合来释放善意，普罗卡什因心脏病入膏肓，医生希望他开心度过最后时光便批准他出院，并用他不懂的拉丁文写了病历，“上面写着：Tu-mor cordis, casus inoperabilis。‘我不懂，’普罗卡什指着那一行外文。‘那写的是什么，啊?’”^⑮，病人们猜出了医生的用意，全都默契地告诉他没事，医患间构筑出了隐性同盟。《红轮》中大臣斯托雷平为保护农民的土地与革命党人产生矛盾，他肯定农民的斗争力量，反对侮辱他们，最终被刺杀。索尔仁尼琴对斯托雷平的书写，旨在唤起人们对自身力量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凝聚为共同行动，对抗僵化极权体制。

3 休戚与共的民族精神是共同体的内核

共同体的力量来源于俄罗斯民族的相互认同，人民的团结与共同向心力才是国家繁荣稳定的基础。^⑯索氏小说中不同个体的命运交汇，正是对这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的诠释。简言之，俄罗斯人民在苦难中的团结，构成了俄罗斯得以延续的根基与未来。巴特勒认为“身份认同从来就不是在简单或绝对的意义

上被制造或获取的；它们被不停地构须、抗争与调解”^⑰。这种反对二元对立的思

想，本质是将人的身份认同看作不断延拓的存在，个体不会永停滞在不可改变的规则中。这种认知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存在共同点，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人民的生存状况为根本，强调俄罗斯需要有民族认同感，只有认同感才能构成“共同体”，而认同感源于人民之间的相互包容、协作以及对各种力量的平衡。^⑱如《第一圈》中，参与“声音分辨机”研发的涅尔仁，与被调查的英诺肯基二人没有直接联系，但追捕参与者与被追捕者却因相通的反抗思想被联结在一起，生发出精神上的共鸣。

索尔仁尼琴批判群体异化现象，倡导以包容与平等为基础的共同体理念。其创作中聚焦于刻画人物的日常行为，通过记叙日常琐事与思考来延展共同体的边界，消弭不同群体的界限。如《癌症楼》中，柳德米拉在职场中展现的医生权威仅是部分自我，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刻意粉饰她的缺陷，而是借助柳德米拉的私人生活呈现其在思想上的变化轨迹，以她对病人的思考来引导读者完成对柳德米拉的认知重构与情感接纳。同样地，病人们也不止一个身份，尽管治愈疾病是他们共有的诉求，但不代表只能以该群体身份存在。病人因躯体病变显得较为可怕，阻碍了他们与健康人的正常互动，索氏通过描绘病患的日常行为，“去特殊化”，引导读者视其为普通成员，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传递出团结的愿景。

索氏对共同体的理解基于俄罗斯人民的主体性，这种命运共同体超越政权限制。他反对混用“俄罗斯”与“苏联”。^⑲俄罗斯是民族精神的共同体，而苏联则是政治权力实体。俄罗斯存续至今的原因并非源于特定政权的建立而是俄罗斯人民固有的团结和反抗精神。民将这一精神内核作为共同价值观，才能保障民族存续。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 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

- [M]. 上海：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2012.
- [2] [印]阿玛蒂亚·森. 李风华等译.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3] [美]朱迪斯·巴特勒. 李钧鹏译. 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 [4] [俄]索尔仁尼琴. 斯人等译.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5] [俄]索尔仁尼琴. 景黎明译. 第一圈[M].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
- [6] [俄]索尔仁尼琴. 姜明河译. 癌症楼[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7] [俄]索尔仁尼琴. 田大畏等译. 古拉格群岛[M].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
- [8] [俄]索尔仁尼琴. 何正茂等译. 红轮[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 [9] 魏建华. “交互被动性”与主体的消解——解析齐泽克“交互被动性”理论[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 35(04).
- [10] 胡海波. 精神生活、精神家园及其信仰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2014, (01).
- [11] 刘文飞. “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J]. 俄罗斯研究，2006, (02).
- [12] 赵海霞, 许传华. “索尔仁尼琴文学奖”与索尔仁尼琴的民族身份认同[J]. 俄罗斯文艺，2016, (03).
- [13] David G. Rowle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nd Russian Nationalism[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7. 32(03) : 321–337.
- [14]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M]. Toronto : McGraw-Hill Ryerson Ltd., 1976: 101.
- [15] Irina Karlsohn. History and Modernity in the Works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J]. Toronto Slavic Quarterly, 2015, (54).
- [16] 龙瑜焱. 索尔仁尼琴：历史语境与文明冲突中的反抗性写作[D]. 北京大学, 2012.
- [17] Faure J. Aleksandr Solzhenitsyn: Character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Of The Prison Experience[D]. CARROLL COLLEGE, 1981.

注释

- ①Faure J. Aleksandr Solzhenitsyn: Character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Of The Prison Experience[D]. CARROLL COLLEGE, 1981: 12–14.

- ②Irina Karlsohn. History and Modernity in the Works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J]. Toronto Slavic Quarterly, 2015(54) 12–25.
- ③刘文飞.“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J]. 俄罗斯研究, 2006, (02): 80–89.
- ④赵海霞, 许传华.“索尔仁尼琴文学奖”与索尔仁尼琴的民族身份认同[J]. 俄罗斯文艺, 2016, (03): 83–90.
- ⑤[法]米歇尔·福柯. 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M]. 上海: 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 2012: 221.
- ⑥[俄]索尔仁尼琴. 田大畏等译. 古拉格群岛[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 297.
- ⑦[法]米歇尔·福柯. 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M]. 上海: 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 2012: 235–237.
- ⑧[印]阿玛蒂亚·森. 李风华等译.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1.
- ⑨魏建华.“交互被动性”与主体的消解——解析齐泽克“交互被动性”理论[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5(04).
- ⑩[俄]索尔仁尼琴. 斯人等译.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51–52.
- ⑪[俄]索尔仁尼琴. 田大畏等译. 古拉格群岛[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 474.
- ⑫胡海波. 精神生活、精神家园及其信仰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 (01): 19–26.
- ⑬[俄]索尔仁尼琴. 景黎明译. 第一圈[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 111.
- ⑭[俄]索尔仁尼琴. 姜明河译. 癌症楼[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09.
- ⑮龙瑜宬. 索尔仁尼琴: 历史语境与文明冲突中的反抗性写作[D]. 北京大学, 2012: 103.
- ⑯[美]朱迪斯·巴特勒. 李钧鹏译. 身体之重: 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61.
- ⑰龙瑜宬. 索尔仁尼琴: 历史语境与文明冲突中的反抗性写作[D]. 北京大学, 2012: 107.
- ⑱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M]. Toronto : McGraw-Hill Ryerson Ltd., 1976: 101.

项目基金: 2024年长春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索尔仁尼琴小说中命运共同体的研究”(YJSCX2024149)